

朝花夕拾

“踩岁”吉祥

任崇喜



除夕之日，民间有“守岁”“压岁”和“踩岁”的习俗。

除夕夜，吃过年夜饭，祭拜祖宗，燃放鞭炮，包饺子。诸事忙罢，闲下来的全家老少围坐一起，谈天说地，打牌下棋，通宵不眠，其乐融融。

“压岁”，通常以压岁钱的形式体现。长辈给后辈压岁钱，意在期望其健康成长，不受邪祟侵害。

“五更时，母亲先起来，把人们叫醒，都跪在神棚前面。院子里撒满芝麻秸，踩在上面，吧吧作响，是一种吉利。”这是孙犁《记春节》里的句子，也是不少地方过年的场景。

院子中，是大人们早已放好的芝麻秸，上面粘有用黄纸卷成的元宝，谓之“聚宝盆”。人们踩在上面，寓意生活富有。

俗语道：芝麻开花节节高。“碎”与“岁”谐音，人们用脚将其踩碎，越碎越好。“踩岁”是“财岁，财年，财源广进，岁稔年丰”。人们也借此吉祥寓意，祝愿家道兴旺。

“踩岁来，踩岁来，欢天喜地踩岁来，又没病来又没灾……”孩子们唱着踩着，在芝麻秸

上面跑来跑去，欢喜异常。

“踩岁”是从“踩祟”演化来的。“祟”原指传说中的鬼怪。“碎”与“祟”同音，把它放在脚下踩踏，和在门口立桃符、挂松柏枝压邪的用意相同。

人们大年初一早晨起来出房门，一走入院内，踩踏在芝麻秸上，清脆的声音升腾起对未来的希冀。从年三十踩到“破五”甚至出了正月，大家你来我往，穿梭忙碌，直到芝麻秸全部被踩碎，才算完成踩“祟”的任务，等于把一切灾祸都踩在脚下，开始新的生活。

芝麻秸，旧时人们过年备办年货时，是必买之物。

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这样记载：“（十二月）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灶君下界矣。插芝麻秸于门檐窗台，曰藏鬼秸中，不令出也。”清末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也说：“除夕自户庭以至大门，凡行走之处遍以芝麻秸撒之，谓之：晒岁。”

每当有人来拜年时，被踩的芝麻秸会发出清脆的响声，主人听到动静就会迎出来接人待客。这与现代门铃有殊途同归之妙。

雪泥鸿爪

旧时过年农村孩子玩些啥

韵友

过大年，正值天寒地冻，旧时农村的孩子过年活动玩些什么？在我们老家，女孩子爱玩跳方格、跳圈圈、跳跳绳；男孩子则喜欢滚铁环和打铁蛋。

滚铁环是一项跑步加技巧的健身运动，玩具十分简单：一个木桶上用过的铁箍，一根下端弯成U型的粗铁丝，顶端弯个手柄，用它来推动铁环向前和控制方向。有的在铁环上另加几个铁丝小环，哗啦啦的滚动声更增添了几分娱乐气氛。春节期间，常会看到大街小巷、打谷场上孩子们跑得满头大汗快乐的身影。

大一点的孩子要进行滚铁环竞技比赛。首先在平展的打谷场画个大圆圈，再画一个间距约一米的内圈，就成了进行比赛的简易跑道。滚铁环看似简单，真正滚动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要在狭窄的弯道上顺顺利利兜上几个圈子就更难了。比赛规定有压线、出线、铁环倒地次数等内容，由裁判统一掌握，按规定打分。在约定时间内谁犯规少、转得圈数多为优胜者。

另一项是打铁蛋。铁蛋是如小果子般大的圆铁蛋，打铁蛋有多种玩法，用双脚夹住铁蛋掷出去击中对方的铁蛋为胜，你来我往，有攻有防，其



白居易的过年诗

张天野

白居易的过年诗数量很多。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以除夜、元日为题的就有17首之多。这些诗中，直接以除夜为题的有三首，有写于49岁的“岁暮纷多思”，写于60岁的“病眼少眠非守岁”。出现除夜的诗题还有《除夜寄微之》《除夜寄弟妹》《除夜言怀，兼赠张常侍》《三年除夜》《除夜宿洛州》《岁除夜对酒》等几首，出现元日、守岁、新岁的诗题则有《七年元日对酒》《客中守岁在柳家庄》《庚楼新岁》等几首。

白居易的过年诗体裁多样。唐代诗歌以近体诗为主，白居易的这些诗里就颇多七绝、五绝、五律、七律。如《除夜宿洛州》就是一首五绝：“家寄关西住，身为河北游。萧条岁除夜，旅泊在洛州。”《除夜言怀，兼赠张常侍》则是一首七律：“三百六旬今夜尽，六十

四年明日催。不用叹身随日老，亦须知寿逐年来。加添雪兴凭毡帐，消杀春愁付酒杯。唯恨诗成君去后，红笺纸卷为谁开。”而《三年除夜》和《除夜》是五言排律。

白居易交友甚广。他是中唐诗坛领袖，曾领导新乐府运动，许多诗人都对其好友，最著名的是元稹和刘禹锡。在他的过年诗中，有一首《除夜寄微之》就是写给元稹的，诗曰：“鬓毛不觉白毵毵，一事无成百不堪。共惜盛时辞阙下，同嗟除夜在江南。家山泉石寻常忆，世路风波子细谙。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字里行间我们确能品出元白二人的情谊。《和除夜作》是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中的一首，诗前有序说元稹寄给他43首诗，请他唱和，于是白居易就一气和了23首。

锦绣太原·一诗一图④

春节 一个发芽的节日

赵少琳/诗 牛晨阳/图



沉寂的春天 只打了一个盹儿
一夜之间 便站到了一座座桥上
和一条条公路上
携着热气腾腾的孩子和烟花
是急促而喘息的春天
穿着丝绸般柔软的舞鞋
挺着胸脯 手握各色的颜料
带着丁香的语气 不停地
大段大段起草和涂抹着墙角里
向往的风车和街道两旁
一副副春联 灯笼和秧歌
涂抹着屋子里已经有些锈迹的铁锹
屋檐下 一滴水在冻结中
渐渐恢复着一滴水的心跳
和一滴水的力气
一粒粒前倾的种子
在发亮的风中有了想法
有了内心闪烁与冲动的念头

是春天了 在这个发芽的节日
此刻 凌晨沸腾的钟声
让我们握紧了每一个亲人
和手中的每一缕光线

图片来源：百度网

纪实

然而赵九章在兴奋之余，更清晰地看到，研制人造卫星的时机成熟了。让中国的人造卫星翱翔于太空，这正是他长期以来为自己，更是为祖国孜孜以求的目标，是他的人生之梦！

回到北京不久，恰逢人大开会，他是人大常委，为了促成中国的人造卫星尽早上天，他开始起草关于尽快发展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书。那些天，赵九章秉笔疾书、夙夜不息，他房间里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

1964年，中国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东风二号”导弹和原子弹相继研制成功。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的科技力量迅速增强，研制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了让中国的卫星

早日上天，在撰写关于迅速发展卫星的建议书之前，赵九章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当时有人把发展洲际导弹和发展人造卫星对立起来，认为洲际导弹可以增强国防实力，因此要抓紧发展，而卫星是纯科研用的，中国的国力有限，早一点、晚一点上天都无所谓。赵九章针对这种看法，在建议书中有关理有据地说明，发展卫星和发展远程导弹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洲际导弹进行全程打靶必须向遥远的公海上发射，需要强大的远洋舰队和专门的遥测船，这是中国当时的国力做不到的。洲际导弹必须解决弹头再入大气层不致被烧毁的难题。发射卫星，只要不是返回式的，就不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关村特楼》节选

26

边东子 著

连载

必有此顾虑。卫星的入轨精度，其实质就是导弹的命中精度。洲际导弹在地面上打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搞不好会毁物伤人，甚至引起国际纠纷，而发射卫星既可以检验洲际导弹的精确度，又可以避免打全程时的弊端，还可以把有效载荷送上太空，即使有稍许偏差，也不致有太大影响。

北岳文艺出版社



《红色银行》节选

26

张卫平 著

蔡家崖离兴县县城

不远。

在蔡家崖最出名的就是牛家老宅了。这是一座院连着院、房连着房的大宅院。黑峪口的十六窑院、县城里的孙家大院与牛家老宅比起来，可能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牛家老宅不仅规模大，内部建筑也十分精美。这些房屋一色的青砖落地，分则独立成院，连则环环相套，里面还建有花园，植有各种花草树木，走进去曲径通幽，别有意境。晋西北一带干旱多山，很难见到这样一座略带江南风味的院落，当地人把这座院子叫做花园院。牛照芝先生后来把这座院落捐给了晋绥边区政府。花园院成了边区政府、120师师部的办公场所。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这一天牛照芝正坐在堂屋里喝茶。

堂屋位于花园院最里面的一处院子里。这是一间十分讲究的屋子，中间一张黑红八仙桌子，两边是两把太师椅子，八仙桌子上放着两只造型典雅的花瓶，背后墙上是一幅画着仙翁和梅花鹿的中堂，中堂两边是一副对联：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中堂上面悬挂一块牌匾，匾上四个大字：五美堂。这还是牛照芝的老父亲牛锡瑗先生在世时所题，老先生念及五个儿子个个上进好学，便自题堂号为五美堂。东西两边各摆着几把椅子茶几。牛照芝当家后，就把这里改造成了自己会客、议事的场所。

小说